

第 三 卷 第 四 期

計劃政治與民主政治

勝利之道

三年來的中日貨幣戰

日本還能作戰幾多時

高斯使華與太平洋局勢

法國淪陷區域情形(歐洲通訊)

政治人物古今談

編輯後記

梁大鵬

吳克剛

陳義伯

尤亞緊

鮑夢超

朱寶賢

公武等

編者

貫澈評論

社會

政治

經濟

月刊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本刊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外稿，惟一稿兩投或已發表者，恕不登載。
- (二) 本刊文體不拘，但須以原稿紙繕寫清楚，每紙限寫一面，並加新式標點。如係譯稿請附原文或註明原文題目，作者姓名及來源。如係譯自雜誌，報章，請註明名目，出版日期與地址。
- (三) 來稿篇幅以三千字至七千字為限，文內如有外國人地名或專門術語，除熟識者外，概請附註原名。
- (四) 本刊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修改者，須先聲明。
- (五) 來稿須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至於掲載時之筆名，聽憑投稿人之自便。
- (六) 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外，概不送還。
- (七) 來稿掲載後，由本刊薄酬，每千字暫定國幣七元至十元。
- (八) 來稿請寄重慶婁子嵐垣八九號貫澈評論社編輯部。

貫澈評論社 第三卷 第三期

社址 重慶婁子嵐垣八九號

編輯者 貫澈評論社
 發行者 貫澈評論社
 經售處 國內各大書社

定價

(幣國收幣)

本期零售每冊國幣三角		預定價	
冊數	國內	國內	國外
全年十二冊	三元	三元	五元
半年六冊	一元五角	三元	三元

1. 預定價目郵費在內
 2.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

廣告價目與刊例

例刊目	價
第一等地位全面	一百元
第二等地位全面	五十元
第三等地位全面	三十元
第四等地位全面	十五元
第五等地位全面	十元

(一) 廣告均為白底黑字，用與原刊位同樣之紙張排印。(二) 鋪設版自製，其委託本社代製者，須繪就圖樣，並收製版費。(三) 惠登廣告，須簽廣告契約。(四) 欲知詳細情形請向重慶婁子嵐垣八九號貫澈評論社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告。

計劃政治與民主政治

梁大鵬

在競爭劇烈千變萬化的現代，許多國家都兢兢於鈞心鬥巧，已富強者企圖更進一步，爭執牛耳，未富強者正在努力，追蹤邁進。最足驚人者，我以莫如蘇聯的兩次「五年計劃」和德國「四年計劃」的巨大成功，由而建立了她們在國際上蒸蒸日上之威望。這些計劃的成功，無疑是一種新的激勵，於此，所謂「計劃經濟」便為時人津津樂道了。在國內，我們委實也曾閱見許多關於「計劃經濟」的專著；可是却未聞有所謂「計劃政治」這一名詞者。我們何幸得讀甘乃光先生近在中央日報發表一篇「中國計劃政治導論」的大作。在這篇文章裏，甘先生首先說明「計劃政治」為時代所需要之外，指出計劃政治之目的在於把國家變成一個堅強的戰鬥單位，對於「你來一套，我來一套易人變計」的多黨政治，抨擊不遺餘力。自然，我認為甘先生這篇文章在國內思想上，確是一篇重要的作品，足以代表國內政治思想的一派。儘管他的這篇文章祇是討論「計劃政治」的專言，對於計劃政治涉及的許多問題，語焉不詳，我們只得期待甘先生繼續對這大題目多發表幾篇文章，好給我們對「計劃政治」作進一步的認識。

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高一呼掌握德國治權之後，眼光銳敏的政治家，已就預告世人，以為人類巨大的危機，第二次大戰的爆發，必然來臨，由而國防思想之興起，漸為一種

普遍的現象。向以政黨政治見稱於世的英國，十年來，清一色的「政黨內閣」已難產生，人才主義日漸側重。英國為然，美國亦然。羅斯福總統鑒於事實上之需要，竟也破格的召請共和黨人史汀生和諾克斯氏入閣，分任陸軍，海軍部長。記得鮑爾溫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英國衆議院會發表一段話說：「我可坦懷的對大家說，自從一九三三年起，我同若干友人就担心中歐大陸所繼續發生的事件。大家也許記得當海軍會議正在日內瓦開會的時候，就有人說，德國已在積極擴軍，英國當也有此必要；可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裏面，如果有人當時出而做此主張，我相信其必難獲得大眾的贊同，必為選民所反對。從我個人的立場說，選民的意見是不能違背的。不然的話，非至落選不可」。鮑爾溫這段話，果為後來攻擊民主政治者所濫藉。加以自從希特勒的閃電戰不數月毀滅了好幾個獨立國家，幾乎把整個歐陸受其掌握以後，人民都以為立國於當今之世，國防宜乎超於一切，蓋必須如此，而後國家始可保而無患。不錯，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可是有些人竟以為我們如要圖謀國防上之安全，就得先把民主政治掉開不談，好像把國防和民主看為是互相對峙的名詞，以為在民主國家裏面，事事都要取決於民，意見紛歧，且失機密，至於措置遲緩，向其餘

因此，就有人誤以爲「計劃政治」和「獨裁政治」，對魚之於水，是分不開的。要先求政治獨裁化，而後「計劃政治」纔可產生，幾乎拿「計劃政治」和「獨裁政治」看爲名異而實同的東西。這種看法，我認爲是最危險不過的。

怎麼是「計劃政治」？顧名思義，它和政治計劃自然迥不相同。無論任何一種政治計劃，我以為都是部分的，而不是整體的。反之，計劃政治則是整體的，而不是部分的。我們實行計劃政治，自然得需要各部門的政治計劃，不過這許多政治計劃都由於計劃政治而來。國家的年度預算，廣義說來，都是計劃的一種；可是我們不能說拿它施行起來就是計劃政治。

甘先生明瞭的認計劃政治的目的在於把國家變成一個堅強的戰鬥單位。向這目的而進的一切計劃，以最短的時間綜合的和有效的推行起來，這也許便是甘先生的所謂計劃政治。我們依國父孫先生的說法，管理衆人的事就是政治，則計劃管理衆人的事自然便是計劃政治。

我們既然知道怎麼是計劃政治，這裏我們就應明白計劃政治隨時隨地都可施行的。不過，在「我國家裏一切計劃的擬定，祇是獨裁者一人和其親信若干人的事情，人民大眾照例是莫測高深的。關於計劃的推行，也在獨裁國家裏比較快的來得迅速；可是究竟因爲何種關係，計劃的考慮未必周詳，人民未必盡能接受，一遇計劃的推行，不能收預期的成績時，敢怒而不敢言的情緒，自必與日俱長。在獨裁國家裏又因爲獨裁者常常造作事件，政治的氛圍愈是緊張，而影響於人民心理上之不安，對於計劃的推行，未必抱有

不可動搖的信念。

在民主國家裏，雖說政權的更迭和措置的遲緩，有不利於計劃政治的施行；可是，我以為在施行計劃政治上，民主國家和封建國家有一個根本的不同之點。這就是說，前者的計劃必是比較的周詳和健全，因爲祇有如此，纔能成其爲計劃，而不致遭受輿論的指責；後者既不集思廣益，復無輿論可爲修正，這樣所謂計劃雖得保其沒有缺陷；況且，在民主國家裏，主政者爲了要繼續其任期，自然要盡量表現他的功績，藉以獲取人民的擁護。羅斯福的三本聯任，無疑的就是因爲他所代表的政策，計劃及所累積的豐功偉績，深爲人民所賞識呢。

計劃政治與民主政治，我以為並不相尅而且相成。我國目前的政象，便是最好不過的解釋。大概留心我國政治的人，總承認近年來，國內有一種不可抵禦的力量，而這種力量便是輿論，便是民意。例如各系軍閥的先後登台，西安事件的特危爲安，以及抗戰之所以繼續進行，而有偉大表現者，都是民意民力的發揮，有如在滌蕩五毒，不可殫述。蔣先生之所以稱特偉大而爲舉世同欽者，無疑的是因爲他能獨特的知民意之所趨，不屈不撓的執行着民意。他領導我們一面抗戰，一面建國，推行新縣制，設立各級民意機關，企圖闊步的走上民主的康莊大道，也就是國家走上現代化的康莊大道。然則，我們怎樣纔得最快的和有效的把國家現代化起來呢？這一問題的回答，便是如甘先生所提出的我們要來推行計劃政治。由此可見計劃政治與民主政治並不相尅而是相成的了。計劃政治，依我看來，祇是政治的一種手段，而不

是政治的內容；猶之乎民主政治則是政治的內容，而不是政治的手段。

說到這裏，我們自然承認，要行計劃政治最好有一個偉大的政黨為之推動，同時又須有一個偉大的立國主義，為其根據，而後纔可望有成效。有了一個獨特偉大的政黨當政，政治上自然比較的求得安定，而不致有朝進夕退的病象。有了一個偉大的立國主義，至少必為大多數人民所信仰，所以，你一套我又一套的把戲，根本就難發生。例如國社人張君勳先生的立國之道，儘管是立國之道，然而尚難出於偉大的三民主義的範疇。國民黨是當政的黨；然不因此而否認其合法黨的存在。也許這就是國民黨之所以異於德之國社黨，意之法西斯黨，蘇之共產黨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這次大戰結束之後，如果有效的國際和平機構，依然不能建立起來，世界各國必因這次大戰的教訓，而競逐努力於國防之建設。我們如依甘先生的說法，計劃政治之目的在於把國家變成一個堅強的戰鬥單位，則戰後計劃政治之推行，必為普遍的現象。

有些人也許以為今後如果世界各國都競逐於國防之建設，都要把已開變成強有力的戰鬥體，這樣，各國便自然環境的存在，對於民主政治豈不是不利嗎？民主政治與計劃政治豈不是互為矛盾嗎？

不論任何一個國家，它的獨立自由是高於一切的，為了要保衛它的獨立自由，廟付大難，在民主國家中已如國父孫先生所說的定了權限之分，這就其說，雖則最終的權限之於民；可是政府却可盡量發揮其能，執行民意。民主政治的微妙，就在其能有伸縮性。當在昇平無患之世，人民法內的自由權利大可盡量去享受；然而一遇危機來臨，大家為保衛國家計，都樂得犧牲其一部份必須犧牲的自由權利，而受種種約束。一待危機消逝，則其自由權利之享受，復如其舊。我們於此可以說，民主政治所表現的是「權」，而計劃政治所表現的是一能」。權能互用為用，矛盾何自而生？所以，我說，計劃政治與民主政治原是相成而非相對，就是這個道理。

美國飛機的產量

美國軍火製造專員威廉特先生近向衆議院軍事委員會報告，在一九四一年內美國飛機產量為一萬八千架，一九四二年產量為二萬七千至三萬六千架。

勝利之道

吳克剛

戰爭是一個民族的試金石。如果確實堅強，貨色地道，自然可以「及格」，如果虛有其表，破綻過多，就難免慘遭淘汰。勝利復興光大，前途無量，敗則傾覆衰亡，翻身無日。所以不能不講求勝利之道。筆端無似，於本刊前期，大膽寫了幾段瘋狂放肆的話，意尤未竟，故再胡扯幾句。

一 努力主義

筆者相信因果說的。玉皇大帝賞善罰惡，那雷公雷婆，果然鐵面無私，毫不留情。種瓜得瓜，種豆種豆，造下什麼因，便得什麼果。信不信由你，這是自然界的鐵律。

要有兩個人，才能打架，要有兩個或更多的國，仗才打得成。你要勝，人家也並不想敗。打仗是打仗，客氣不來的。便是彬彬有禮的英國紳士，一旦作戰，也祇好放下儒雅溫良的面孔，顧不得什麼君子的身份，不再謙遜揖讓了。拚命的樣子，的確難看，而硬逼道貌岸然的君子們去與野蠻的敵人拚個你死我活，尤為難堪。但是有什麼辦法呢？處在這種大欺小，強凌弱的世界裏，難到甘為綿羊，請虎狼來吃嗎？可喜的是，無論遠隔文說語話怎樣不客氣，我們確是野獸們的堂房兄弟。目前雖然衣冠整齊學在文雅溫厚的假樣子，過去也會時常打架，積下千百萬年的老經驗。遇見一個強盜，逼到一條瘋狗，有時心中不免暗喜，「來好了，不怕你」，

故態復萌，手脚亂動，有時候打架也是一件快事。

富此時也，本能的會使出全身的勁來，而且有時候會大到夢想不到的地步。這都並不神秘；有些科學家，認為我們本有不少活力，平常用不着，眼醒起來，埋在深處，連自己都早已忘了，可是一旦有事，這種潛在的力，自己會跑出去，奔放橫溢，不可復止，這種看不見的潛力，起了「昇華作用」，會解救最困苦的危難，會成功最偉大的事業。

個人如此，民族亦然。千百萬代的祖先，給我們堆積着的遺產，真可以說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表面上是衆多的人口，廣闊的土地，豐富的寶藏，悠久的文化，內裏面還有無窮雖然不見但並不神秘的力量，如果放出來，真能金石為開，山岳震動，不可輕視，不能忽略。這種潛在的力量，太平年間，誰也不知道。但是一旦國難嚴重，民族危殆，會神不知鬼不覺的自己出來，摧毀強敵，挽救危亡。問題祇在謀國者善為疏導，充分利用，使全體民族，個個努力。力是奇怪的東西，與別的不同，是越用越多，越用越大。祇要把這種神力全拿出來，抗戰建國，值得什麼！

抗戰以來，淺見者每將人們分成兩大派別，一面是樂觀主義者，一面是悲觀主義者。過度的悲觀，誠然愚不可及，從而消沉，退縮，自然更是「要不得」。但是盲目的樂觀，格外危險。專家學者，一般言論權威，號稱日本通者，預言

歐國三月崩潰，六月必亡，搬出一大堆統計數字，騙騙自己，心中祇希望地獄爆發，島國陸沉，人家是自己會倒，我們又何必努力振作，自尋煩惱呢？可憐的小日本，命裏注定的，今年必然滅亡，我們大可安心睡覺，等候那勝利之神，來喚醒我們。躺在樂似搖籃裏，是多末的溫暖舒適呵！

這種思想，才真的危險，真的可怕，足以妨碍抗戰的勝利，阻止建國的成功。這是學笨一點罷！便是敵人將知難而退，也該發奮奮戰，準備反攻，別留存僥倖之心，自己懈怠，悲觀固足債事，狂妄的樂觀，也能誤國。我們該一致奉行的，祇有努力主義。

一一 救國道德

筆者屢經叛道，冥頑不悟，素來不相信什麼教條聖訓，認為道德者，其時某地，爲了大家的私利，還是遵守爲合算的公約而已。在人心甚古的社會裏，看見年老父母，飢餓疾病，痛苦萬狀，於是約集親友近隣，舉了一個盛大的儀式，把裏於的肉體吃了，使靈魂早日昇天，在他們爲孝，在我們的社會裏，就是大逆不道了，道德原則，本是隨時隨地天天在變更的。

自私自利本是人們神聖的權利。誰敢吹牛，說他毫無私利的心思？心最純潔的赤子，便是最自私的，你如不信，請從他的嘴裏要出一塊糖來。到了相當年齡，他會懂得應酬的重要，居然學得一套「請呀請呀！」巴不得人家肯賞臉，屈尊枉駕，吃你的茶飯。這位慷慨好客的利他主義者，其道德水準，合高於不肯犧牲糖果的赤子嗎？

人心既然早就不古了，便是最自私的人，現在也不肯吃父母的心肝，在道德方面，似爾不必再唱太高的調。與其說說好聽，心裏好笑，不如主張自私自利，使大家合算。這樣辦，真有功國家，實非淺鮮。天下最自私的人，莫過福特王了吧，從一個窮光蛋，一躍而爲世界第一大財主。爲了私利，他增加工資，減少二時，爲了自私，他造出二千八百萬輛汽車，使小姐太太們能在重慶市出風頭。目前他爲民主國家，連我們也在內，製造軍車及飛機，也是爲了自私。福特王一自私，而天下惡賢俊傑，爲之歡欣鼓舞，惟恐他不自私，不談實利，去提倡道德，變成了正人君子。

還是請大家買副鐵算盤，細細打算，如何自私。爲了升官發財，既然可以忍痛出錢，恭維盛衰，惟恐別人不辦不飽，則大家努力，設法使國家不亡，也與各人私利並不衝突。我們並不否認也有些人情願犧牲一己的私利，忠於民族，愛護國家，但是總是少數，對於大多數人，還是叫大家學會打算盤。

讓我們冷靜的分析一下。自私的企圖，不外爲了權與利，權是與國家有密切關係的。國家給別人拿了去，拚命爭奪的權，也就靠不住了。應該專設工廠，製造眼鏡，免費送給那些短視者，使能眼光稍遠，認識較清，別再天天努力，專幹與自己前途無利的勾當。若有人大慈大悲，早發善心，打救他們，真是功德無量。

利，這個關，比較難於打破。所謂金錢，也是權的一種。過格外神速廣大罷了。你的收入假定是一千萬，還是你，你可以吃一萬人的飯，穿十萬人的衣。如果國道，你

購買一萬個美貌女子。你是有這種樣做的。但是你不肯這樣做。因為吃得太飽，你知道不合衛生，而穿上三五套最漂亮的西裝，也並不怎樣舒服安適。至于囤積了五千噸吸精器，囤積可就要多了，建築一個家吧，陰森怪惡，有何趣味。給點自由罷，又怕落入別人懷抱，現在的法律，不比從前講理，有時竟替換說話。真太麻煩，聰敏人不為也。我們於是祇好相信孟老夫子的性善說，世上並沒有壞人。

但最笨人却是有的。爲了眼前發財，囤積居奇，抬高物價，辛辛苦苦的賺得的錢，送交美國人保管。結果像法國那樣，料不到真的會打敗仗，美國人拜金成性，不知那位智識缺德，想出一條凍結惡計，任憑你有千萬家私，每天也祇能分得四兩黑麵包！還要受查問氣。

救國道德，實在簡單，要大家明白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並不完全衝突，有時候竟還一致。福特王如在法國，也祇能吃黑麵包，而且每天四兩。凡有將國家的事，千萬別作，有利國家的，盡力爲之，善惡昭彰，幸勿勉焉！

不過孔夫子在「道之以德」外，還會說過齊之以刑，刑一面可以補道德之不足，一面也足以加強道德的功效。大家如也都是真正的自私自利者，算盤很精，一定會一致救國，政府再訂些法律，以助人們實行救國道德，真是公私兩便。如有得天獨厚，德行過人者，認爲筆者說話鄙陋，主張卑劣，振奮興起，不惜犧牲，或救家紓難，或捨身救國，是所嘉許，感誠所求者也。

三 知所借鏡

筆者真是卑汗低劣，一說到打仗，就免不了落下石，痛罵法國。其實可憐的法國也太可慘了！沒有久住北平的人，不知有中國，沒有到過巴黎的人，可說不知什麼是文明，什麼是人生。北平是安適逸散，靜宵悠閑，說句粗話，真叫你舒服。巴黎則是浪蕩騷亂，搖蕩動人，能令人醉，能令人狂。這樣一位如花似玉的法國西，現在倒在汗泥之中，任人欺辱，橫遭強暴，睡不爲之嘆息痛恨，稍具人心，何忍加以責罵。但是真心愛她的人，想到她並非完全無罪，多少有點自取之道，却又禁不住苦口婆心，說兩句悲憫痛切的話，要別的人當心。

隨便說一件事。那位大逆不道，已判死刑的戴高樂，於一九三四年寫了一本名叫「職業軍隊」的，主張建立機械化快速部隊，可是法國參謀本部，毫不理會，竟加譏諷；就是「什麼閃擊戰，不過是小說家威爾遜的空想，希特勒的腦中那裏會有」。老希雖笨，却會看戴將軍的，於是在一九三六年成立了三個師團，每師配備五百輛唐克車。戴高樂看了憤憤然對時報記者們發格說：「我相信他們終會聽我的話，但是我很害怕，害怕也許太遲了」。人微言輕，有誰理他？開戰時，這位世界稀有的唐克專家，不過是位上校。一九四零年一月，他又知道情形不妙，大膽上書甘木林，痛切陳辭，說希特勒的唐克，會打敗法國，可嘆這位木林元帥，竟認爲造謠惑衆，動搖人心，把他的呈文，丟在紙簍裏！

筆者不知羞恥，對木國歷史，真是茫然。祇還記得兒時聽說有一位什麼趙王勾踐，爲夫差所敗，行成於學，矢志復仇，乃臥薪嘗膽。管仲何解，不大明白，惟醉聽傘斷水，想

三年半來的中日貨幣戰

陳義伯

抗戰支持三年半的今日，我們已經奠定了勝利的基礎，無論在軍事政治或經濟方面，敵人的種種進攻與陰謀，都粉碎在我們的堅強抵抗之下。現在，我們的敵人已至於山窮水盡一籌莫展的境地了。我們今後的問題，是如何開展我們的反攻，以完成爭取勝利的任務。但是我們目前的戰態應當注重在經濟作戰這方面而對敵人的反攻，也應以經濟的反攻為前驅；因為戰爭的現階段，已到了經濟戰為中心的時期，而決定今後戰爭的勝敗，也是以經濟戰的勝敗為主要的因素。這就誠如 總裁所說的：「我們第二期抗戰的原則，是用三分軍事，七分經濟，因此，我們以後經濟成敗就是抗戰的成敗」。

敵人之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原是出於對我們估計的錯誤。我們以為中國是可以一戰而屈膝的，所以當時有「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但是，事實的演變，使他們覺悟了「速戰速決」之不可能，他們的原來就是經濟貧乏的國家，因遭我們的長期抗戰，現已顯然的走上失敗的途途。為了想結束戰事，我們的敵人於是進行其分化誘和的政治陰謀，但也不能奏效。因此又集力於經濟的進攻，一面掠劫我們的資源藉以彌補他們軍事上的消耗，期以支持其長期的侵略戰爭，一面破壞我們的貨幣期使我們的金融紊亂枯竭，現在，敵人已經不能在軍事上或政治上來滅亡中國，而經濟進攻則是他

們對我侵略的主要步驟所以怎樣在經濟戰場上灌輸敵人，是我們目前利最重要的課題。

不過，敵人之掠劫我們的資源，事實上只使其得以苟延殘喘而已，在戰事的勝敗局面已經決定之下，在游擊區內，因為我們同胞的多方反抗的緣故，他們雖力盡其救效之能事，然終於事實無補。我們要特加注意的，是敵人破壞我們的貨幣。因為，如果我們金融到了紊亂與枯竭的境地，必將增加抗戰的客觀的阻礙與困難，其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所以在經濟戰場中，我們應當注意在貨幣作戰一方面。唯其如此，那麼抗戰三年半以來敵我貨幣戰爭的情形如何，很應加以檢討。

敵人的攻勢

綜而言之，敵人對我們貨幣進攻的路徑有二：一是破壞法幣，一是奪取外匯，其主要的工具，則是其所設立的各偽銀行。

現在先由幾個偽銀行之設立說起。自戰事發生以來，敵人所設立的偽銀行有四，第一個是偽蒙疆銀行，成立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它是由這年九月成立的偽察南銀行改組而成的，就是偽蒙疆的中央銀行。第二個是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成立於二十七年三月十日，由偽臨時政府及強迫華北籌

區內的中國法人銀行集資舉辦的。第三個是偽華興商業銀行，成立於二十八年五月一日，由偽維新政府及敵人的興業，朝鮮，台灣，三井，三菱，住友六家銀行共同出資舉辦的。第四個就是本年一月六日在南京開幕的偽中央儲備銀行。這四個銀行都在發行偽鈔，此外，敵人與偽組織又設立了二十餘家普通銀行，其中有的是以偽鈔與敵人的軍用票作資本。如偽河北農民銀行，偽察東銀行，偽晉北實業銀行，偽蘇民銀行，偽中江銀行等等皆是。這些偽銀行棋布星羅於遊擊區內的市鎮。其主要任務是推銷偽鈔。

再說敵人的進攻策略，可分幾點列舉如左：

一 發行偽鈔。偽蒙疆銀行於二十六年就開始發行偽鈔，截至二十八年年底，已有六千萬餘元，加上它所發行的輔幣券三百六十八萬元，共有六千三百六十八萬元。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所發行的偽聯銀券，截至二十八年年底已就達到萬五千八百萬餘元的鉅數。偽華興商業銀行所發行偽華興券與輔幣券，截至二十九年三月底，也約有六百零五萬二千元，至於偽中央儲備銀行，因為成立伊始發行偽鈔的情形我們還未多大清楚。這大量的偽鈔在遊擊區各地的市場，敵人藉以收買法幣及物資奪取我們的外匯。並排斥法幣在市場上的流通。

二 推行日鈔與軍用票。敵人發動其侵略戰爭以後，朝鮮銀行的鈔票，就隨着軍事力量之侵入，充斥於游擊區域各地，到二十七年三月，朝鮮銀行的鈔票在中國市場的流通數額，已達六千萬元以上。但滲發鈔票的結果，影響到日幣價值的狂跌，以致日幣對法幣換算率，要打到七折。爲了要保全它的幣制，敵人就另發軍用票，收回日鈔，步於敵久推

行推行日鈔與軍用票的目的，也不外是吸收我們由物資與法幣以及爭取法幣的流通市場。

三 強制法幣貶值。敵人於二十七年八月八日強制規定法幣貶值百分之十，到二十八年二月又繼續貶值百分之三十，前後一共貶值百分之四十。這就是法幣的價值，只等於偽鈔六成，即法幣一元，只約兌換偽鈔六角。同時，在遊擊區各地，敵軍強把偽幣一元當作法幣五元或十元計算。這是要降低法幣的價格破壞法幣的地位，並且又以小數的偽鈔日鈔，換取大量的法幣。

四 禁止法幣流通。因為法幣發行以來已有年數，信用卓著，基礎鞏固，所以偽幣的流通，遭受很大的障礙，不僅游擊區內的同胞們不願使用偽鈔樂於使用法幣，即敵國的僑民也是同樣態度。於是敵人窮想徹底的打擊法幣，禁止游擊區內法幣的流通。自二十七年六月起直至現在，敵偽方面關於使用法幣的禁令，不下數十起。舉開封的情形爲例。如果果民衆擁有一元法幣的，即予沒收；其元以上六十元以下者，則處以徒刑與罰款；至六十元以上的，就要處死刑。這具見其禁令之嚴峻。

五 統制對外貿易。爲了奪取外匯與維持偽鈔的價格起見，敵人在游擊區內嚴格的統制進出口貿易。在二十七年十月間，偽蒙疆聯合委員會就公布重要物資輸出許可制規條，煤，鐵，金，銀等二十七種礦物以及油類，蛋類，皮毛，棉花，棉織品等貨物向外輸出，必須將所得的外匯結售給偽蒙強銀行。二十八年三月間，偽聯合準備銀行公佈管理匯兌辦法，規定雞蛋，花生，烟葉草帽，煤，鹽等十二種礦物，

作為指定商品所得的外匯，必須按一先令二便士的價格，轉給僑聯行，到七月，又進一步的規定，所有一切出口貨物，都須依照上述的價格，僑聯行結匯。貿易統制於是擴張及於全部的出口貨物。同時，敵人對我們的海口，寧波，溫州，福州，汕頭各地，實行封鎖，迫使我們東南各省的出口貨物，必須取道上海或粵漢路運出，以便它在中途擱劫外匯。

六 貶低日幣價值。敵人要加强吸收法幣套取外匯，不惜貶低日幣的價值。日幣匯價原是釘住於英鎊一先令二便士，每百元約合美金二十八元五角，後來竟自動貶值將百元釘住於美金二十三元又六分之七，這是貶低了價值二成，而在收買法幣時，甚至以日幣一元五六角換取法幣一元。這種策略似乎與前面所講的恰恰相反，但是其破壞我們貨幣的用意，實際上則出乎一轍。因為，法幣的價格日益升漲，如以日鈔平價兌換法幣，顯然甚要破壞我們的貨幣，所以寧願犧牲日元的信用而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的對策

我們現然知道敵以在貨幣市場上如何的向我們進攻，現在再看我們的對策如何。為了解釋的便利起見，我們分步五點來說。

(一)實施外匯統制。當僑聯合會備銀行成立之第四日，中央政府就頒佈了「購買外匯請核辦法」。這就是我們貨幣抗戰的第一響砲聲。為了防制敵人奪取我們的外匯規定：凡進口商人外匯之購買，都集中由中央銀行於政府所在地辦理。貿易委員會又擬訂「商人進貨出口及省結外匯辦法」。

出口貨物應結外匯。種類及其辦法」以及「郵政包裹結售外匯辦法」三種規定：桐油，豬，牛皮，茶葉，等三十四種貨物（後改為十三種）之出口所得的外匯，應結售給中國銀行或交通銀行，按照規定匯率換取法幣。這是統制由出口貨物所得的外匯，以免落於敵人之手。但是，這時有外匯黑市出現。因為我們還有一部份無法統制與集中的外匯，都流入黑市場，黑市就在我們外匯統制政策之下日趨活躍。為了穩定法幣外匯率計，我們就於二十八年三月與英法聯合外匯平基金委員會，公開維持外匯黑市。敵人之貶低日元價值收買法幣，目的就在套取我們這外匯平基金。那麼，我們是不能不有對策的。於是也實行法幣貶值，在六月七日財政部命令外匯平基金委員會宣布停止維持黑市匯率，使法幣價值跌落，以打破敵套取平基金的陰謀。

(二)取締敵偽鈔票。為了要打擊敵偽鈔票的流通，財政部就於二十八年二月七日公布「取締敵偽鈔票辦法」。嚴密的禁收與使用敵偽鈔票，而我戰區內的商民對敵偽鈔票也拒絕收用，因此敵偽鈔票的流通，不能越出遊擊區域以外一步。

(三)實行檢回法幣。我們有大量敵目的法幣散佈各地，敵人很容易吸收的機會，所以政府就按照二十八年三月一日第二次地方金融會議的決議，准許地方銀行發行二元鈔票與增發輔幣卷，藉以收回法幣。這一方面可以減少敵人吸收法幣的機會，另一方面又可使市面上不至或到鈔碼的流通過於緊縮。

(四)鞏固法幣基礎。強化我們自己金融陣地，也是在貨

幣防禦戰爭中之一種必要之措置，所以政府於二十八年九月間頒佈了「鞏固金融辦法綱要」對於充實法幣的準備，幣制法幣的發行以及吸收社會上的游資，都作有具體的規定。同時頒佈的，又有「健全戰時中央金融機構」的法令，加強中交農四行聯合辦事處總處的職權與機能，使能應付戰時的非常局面，並規定四行總行都移設於重慶。由此，我們法幣的基礎，愈趨鞏固。敵人的進攻於是趨發困難。

(五)防止仇貨走私，政府於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公布「查禁敵貨條例及禁運資敵物品條例」，嚴格的規定：凡敵國的以及它勢力控制下的貨物一律查禁。並且禁止國內之足以增加敵人力量的物品運往敵國以及它勢力控制下的各地區。二十八年八月，國民政府修正懲治漢奸條例中，又明白的規定：凡供給、販賣或購辦、運輸軍用品或製造軍械子彈的原料以及米、麥、麵粉雜糧或其他可充糧食的用品與供給金錢以資敵人的，都以漢奸論罪。此外，我們又實行貿易統制並設立對敵封鎖機關。因此，敵人就不容易玩弄它之走私的鬼魅技倆。

這五點只是我們戰略中之舉大端，至於三年半來我們所有關於金融的種種設施，無不是我們貨幣抗戰暨非戰略中之一環，無不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在貨幣戰場上起有抵禦與反攻的作用，惜此不能一一枚舉。

三年半的戰果

在說明敵我兩方作戰的情勢以後，我們再進而檢討這三年半來之不流血的貨幣戰爭所形成的結果如何。老實說，我

們已經得到勝利的戰果了。敵人還想一再陰謀破壞我們的法幣，套取我們外匯，以期促成我們的金融恐慌，而至於整個經濟的崩潰。但是，現在我們的金融仍呈出乎意料之外的安定。事實已說的敵人的徒勞、蠢拙，這也就反證着我們的勝利。這裏我們還可以詳細些分兩點來說：

第一、爲了破壞我們的法幣，敵人推行偽鈔日鈔及軍用票來奪取法幣的流通市場與收買法幣。但它並不想發行有年信用久著而頗稱充足的法幣，絕不是沒有準備的偽鈔以及濫發日鈔與軍用票所能與之競爭的。不錯，敵人想收買法幣，形成面上的籌碼不足，然而，它除了在其勢力範圍內以武力強迫的方式之外，無法以敵偽鈔得法幣，而武力強迫又能得效果幾何。敵於是變本加厲的強制法幣貶值與禁止法幣流通，可是其結果法幣的價值反而高漲，並且，敵人濫發日鈔以及偽鈔與日幣聯繫的政策，致使日幣的信用動搖，因此，不僅習於使用法幣的國人不用收受敵偽鈔，就是敵人的兵士有許多也拒用敵偽鈔而專要法幣，至於敵人貶低日幣價值收買法幣陰謀被我們法幣貶值的對策所擊破徒然犧牲了日幣的信用。還有敵人利用仇貨走私來換取法幣的無恥行爲，在我們嚴密的防範之下，也並無收效之可言。現在，我們的法幣仍然鞏固，所以敵人爲了破壞法幣的種種苦不與犧牲，不僅是徒然，而且反爲自己的幣制開掘了墳墓。

第二敵人奪取我們外匯的主要方法已如上面所說的，敵人收買法幣的種種企圖都遭了失敗，並且在我們積極外匯統制之後，敵人更奪取我們的外匯更加困難了。不過，它還可以由掠奪我們物資與實行貿易統制得一些外匯的。然而

。它之掠奪物質不外是以敵偽鈔收買與利用走私，但在游擊區內的同胞們是不會願意以有的物質去換不可靠的敵偽鈔，而走私也因有我們的封鎖不易奏效。然而敵人的攻勢還是十

分切迫，目前情形仍未許我們把絕對的樂觀，而且擺在我們前面還有一個重大任務，就是衝入敵人的陣地，促進它的金融崩潰。

法國名作家摩洛亞的救亡之道

- 一 鼓起勇氣——一個國家若不能準備為它的自由而死，必將滅亡。
- 二 行動迅速——一萬架飛機及時建造出來，強於戰後五萬架。
- 三 指揮與統一領袖是要指示途徑，不是跟着跑。
- 四 維持統一——政黨是同船的旅客，假如他們把船破壞，必至同歸於盡。
- 五 不容輿論受外國的影響——維護政見是合法的；但是接受外國的金錢來維護它們便是犯罪。
- 六 不容青年受削弱國家統一的教導——不圖自存的國家是自殺。
- 七 信念可以創造軍隊，可以創造武器。

日本還能作戰幾多時

尤亞賢譯

日本與中國之戰此時已進入第四年度，這個「事變」拖黑日本時間之長遠非日本或其他方面所能預料，日本挾其雄厚的軍力原望幾個月可以解決，乃竟延長數年，迄今仍無解決的徵兆。日本陸軍戰死在中國戰場的已達二十五萬人（譯者按：這個數目遠在中國戰場的估計之下），消耗的錢已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本年的預算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日本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鉅款，當然在籌措方面要感覺困難——其中百分之六十八是用之於軍事方面，民衆的生活水準已達到從來未有的低，而且還是逐漸下降，人民的不安與日俱增，政府徒以恐嚇與高壓手段箝制人民的輿論。

日本人民是世界上受壓迫最烈的民族之一，他們受到最嚴格的訓練，為世界上最怕政府權勢的人民，只是為了這種原因，所以他們直到現在還是遵守紀律，如在其他任何地方必發生了大規模的叛變。因為人民對於中國的情形或日本內部的景況不能得到真正的消息。無論任何國家的人民對於有關國家的重大的事件，也不像日本人民如此受政府的統制毫無所悉。這是七十五年前明治維新後民治情形日漸衰落時日本領袖的政策。

但是人民確實知道的是他們的日常生活的需要的享受須逐漸減少，因為物價日增，而且每隔一日就有一種新稅出

頁 批評 論 第四期 日本還能作戰幾多時

現。

拿日的一般民衆說，在「中國事件」不能解決時，他們逐漸不為人所注意，現在的預算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大部份是出在他們身上，這鉅額的預算能否籌措尚是問題，縱能籌措，增加稅率必是主要的門徑。增稅的結果已自去年五月起加增了茶葉稅百分之二十，這個加上中日戰爭發生時所徵收的百分之十，紙烟為日本農民與勞工少數消遣品之一，政府對烟葉也增抽百分之十的稅收。現在紙烟和茶一樣，幾乎使人民無力購買。如再增加稅率簡直就是完全不能購買。

稅率甚至還要提高，要高到不可思議的極端。因此，每一個日本人須納他所有的傢俱稅，不僅如此，他的兒童惟一的愛玩的如貓如狗，或甚至雀的價值也要估定稅額。現在他的妻子所精心培養的一顆矮樹也要納稅。甚至祖宗傳下來的一對愛好景泰藍瓶，也要納稅，這些似乎是不可置信的。

但是最無價值的事要算是熱水浴的限制。

日本人身體之愛清潔可與世界上任何民族相比較，甚至最微賤的勞工與農民每晚必須有熱水浴，他確要熱水，溫熱水的淋浴是不夠的。但也許攢入能將你我養成半熱的水，而且喜歡牠，牠可以洗去一日的煩惱而且可以提起他們陰沉的明日的與會。

水需要燃料，煤，炭，或木，這些燃料在日本都很快
乏而且日趨減少。「重要的工業」，那便是說，戰時工業，須
具有各種重要的燃料。一般人民在過去兩年的冬季房子里面
暖氣甚少，或全無暖氣。但是他能到公共浴室，這種浴室每
一個最少的村落至少是有一個，他在這種公共浴室中可以得
到熱水浴，同時與他的朋友討論江河日下的情形，而且預測
暗淡的將來局勢。此時甚至這種小的享受——最後留下來的
——也受到威脅，公共浴室已經在某幾日不准開門，只有在
其餘規定的幾日內許人民沐浴，但時間上極受限制。如果
情形像這樣繼續下去，浴室也許完全不能開門。

這是由於燃料的缺乏。公共浴室必須有煤或炭，但是戰
時工業需要煤炭日漸增多。廣泛的說，包括在戰時工業中當
然是製造出口貨物換取需要最切的外匯以購買鋼鐵與汽油——
我們很慚愧的說一句，這些鋼鐵與汽油大部份是自美國運
入。如果沒有這種作戰的必需品「中國事件」也許很快的就
解決了，但這並不是與日本無利。

日本企圖滅亡中國使不成爲一個國家，吾人對他作重要
的援助是一稀難事，與這種援助在相當範圍內背道而馳的是
日本人民逐漸不願意購買日本貨物，尤其是紡織品，在紡織
品中以絲類爲最主要。這是一種很嚴重的打擊，但是這種打
擊又受到日本在另一方面的反擊，那便是他在南美各國，南
非洲，其他英國屬地，荷印，越南——與美國大規模增加她
的貨物的傾銷，事實上——一九三九年的日本的出口貿易超過前
數年的出口貿易。但是這並不是真正對外貿易的擴張，因爲
這種增加大抵是在日本金元範圍內的國家，那就是說中國的

淪陷區與滿洲。

另一方面日本的生活程度自一九三六年之一五九〇以二
九一四年爲一百）增到一九四〇年秋之二六七，不管日本
民如何受壓迫，他的身體痛苦忍耐的而力——食料之不足與
缺乏資費，他的因皇帝的「聖旨」而無理由的犧牲精神——
終究有個限——一定有個限制。

日七千萬人民食糧的大宗是米與乾魚。在過去兩年中
這些貨品的價格已上漲甚多，平均說，他只能吃他在一九
三七年的一半。香烟與茶是從前容易取得的消遣品，現在竟
成了珍貴的奢侈品，由於這種種的缺乏身體與精神必是同樣
的受損。因此，時機快到了，也許幾乎就在目前日本民衆到
了不能再忍耐時，他們至少要發動類似甘地所提倡的「消極
抵抗」，也許更甚於此。否則他們就要成爲無人性的奴隸，
他們的身體的機構不復有何作用。

在物質動員的法令下，日本民衆實與奴隸無異。無論他
在工廠或田野中工作，他可以隨時被徵走，根據「緊急的需
要」他得被徵於任何一地担任苦役。徵徵以後，他是在高壓
之下，在每星期七日中每須工作自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
也許他每日所得比他原來玩具或紡織工廠中多二角或二角
五分。他不喜歡這種種新的，危險的，和污穢的工作。他須遷
移他的家庭，有時要穿過城市，有時要穿過全國的一半，他
必須完全改造他的家庭經濟。到每一星期末他赴市上購買下
週生活必須品時，他發現物價已經高漲，百分之三或四。現
在他的日常必須品——米與乾魚——的價格比四個月已經高
漲了百分之十，比去年高漲百分之二十五。

日本民衆屋內既無暖氣又無暖衣以保護他的身體。棉花是一種一戰爭的必需品一而日本國內存儲又少，因此棉衫、睡衣、浴巾，及日本普通人民在任何氣候中所穿的布拖鞋的棉花成份已經逐漸的減少，而以木質纖維，直到現在在日本人民所能購到的棉織品中所含的棉花成份平均不過百分之十，毛織品自然更完全不自了。好在日本的勞工與人民原來就沒有享受毛織品。

這種木質的纖維織品質料甚劣。此時日本人除了其他迅速增加的困難外，並發現蝗虫也喜歡吃木質的纖維，試將你的睡衣與襯衫掛在外面，第二日早上發現有一半已被吃去！這便是日本人民的普通的生活，即在普通人民以上的階層人們的生活也好，了多，甚至絲織品此時也有很大成份的木質纖維。但是運出的絲織品却没有木質纖維，那具絕對不可以的，他們仍和從前一樣的好，或幾乎是相同的。那必須如此，否則日本的對外貿易不久必要崩潰，如此就不能

換取外匯以購買多殺幾千個中國男女的工具。只是日本國內的人民須購劣質物品。他們所蒙的犧牲也許在近代的國家中而找不出先例。

這種情形還能支持若干時呢？這是人們常問的問題，明瞭日本對華發動侵略戰爭以前的經濟狀況的人們簡重說頂多撐支兩年。但是他們最大低估日本軍閥對於全國所施的鐵腕與日本被壓迫的及徹底受嚴格統制的日本人民的忍耐力。日本軍閥極能把握局勢，因此無論何處稍有不安的形勢發生，他們即刻就知道，而且能很快的鎮壓下去。此外日本人民對政權的服從與恐懼的程度是現在西方人所不能想像的，除非是滿度的飢餓逼得他們要拚命外，他們似乎不會敢反對政府。但是加增人民的納稅負擔是有一個限度的，此種限度是很快的達到，日本的統治者若遇民衆不滿的時期的降臨也許比許多人所想像的快。

譯自本年二月份美亞雜誌。原著者 R. H. G. S.

本刊第三卷第三期

大英海峽與民主政體	余協中
德意志三帝國的建造	程培基
德意大規模攻勢的展望	劉曾一
勝利之道	吳克剛
中東農民問題	薛農山
計對政治集中化的最高階段	揭菊坡
英國戰爭的理由	振旗輝
政治人物古今談	公武等
編輯後記	編者

高 斯 使 華 與 太 平 洋 局 勢

鮑 夢 超 譯

美國政府爲什麼緣固很快的把中澳使節對調，姑不置論，大多數的人却承認美國任用高斯爲駐華大使可以證明遠東的局勢已漸漸惡化。

因爲日本海軍擅在英美不容許日本涉足的南太平洋方面作全面的戰時佈置；因爲日本外相及東京政府的其他高級官吏認爲美國人不一諒解「他們的計劃而天天對美作侮蔑的言論；因爲日本在華執行其殘暴的侵略計劃，甚至變本加厲的用得自美國的碎鐵所製成的炸彈轟炸美國人的財產，濫作素爲美國所尊重所扶助的友邦平民住宅區？若說遠東的局勢已經到了危險時期，是很少人不但信的。

一家著名的中國報紙——申報——的編者金華亭氏於二月三日被汪精衛的暴徒所殺害了。該報曾經這樣說過：在外交上和經濟上，美日之間老早就存在着一種實際的戰爭狀態。並指明日本對美的第一次打擊就是它撕毀了九國公約。下面是該報所列足以造成美日戰爭狀態的若干因素：

- 一、日本加入德意軍事同盟。
- 二、日本違犯了尊重和维护越南現狀的保證。
- 三、日本煽動泰越糾紛。
- 四、日本不顧英美的反對南進。
- 五、日本迫使荷印加入「東亞共榮圈」。

關於美日將於本年四月發生真正衝突的傳說，日本有一

位政論家杉山表示這樣的意見。

「小山的暗殺案引起了一九三七年上海戰役的爆發，誰能保證與此相似的事變不致再度發生」。

紐約時報的通訊員史密斯斯 (Robert A. Smith) 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談到日本的威脅，他說日本不可勝計的侵略花樣勢將繼續出現，蓋因日本人相信美國是不會拿行動來制止他的；在日本有一種信心頗爲流行，他們以爲即使有毀害美國權利及美國人民的行爲，也不致引起與美國作戰的危險；日本人相信美國人愛好和平，容易欺負，懦弱貪婪。美國出借款項原料給日本，等到日本一旦使用這些原料時，除作了口頭抗議外，毫無其他辦法，這是說明美國人的愚蠢之處。史氏曾任馬尼刺日報的新聞編輯多年，所以他所說的當然是他所熟悉的事。依他的想法，美國人自己對於這種極度危險的局面應負全責，蓋因美國人「不僅以許多資源供給日本來侵害我們的權利；而且使日本覺得對於他們所做的事並沒有人出來制裁它。……假使我們要制止日本法西斯軍人的暴行，必定要使他们明白他們對於美國國民性的認識是不正確的，對於美國在情緒上或在意志上不致有所行動的判是草率的」。

「有一個方法可以使日本相信我們上面的說法，這方法就是把美國的艦隊的主力一部份移到南海，我們會經

間的告訴日本，我們對於他們維持南海現狀的看法完全同意，如果美國派少數戰艦及數條巡洋艦到南海方面巡邏，協助維持其現狀，較之從華府送致東京五十通備忘錄還有效……。

依史密斯之意，以日本的條件——其意指承認東亞新秩序及日本完全佔領東亞——與日本言和平，是一種不合算的事。他說，從前有些人主張對日本妥協，「其論證是假定了美國在太平洋方面的力量很脆弱，在這種不利的處境之下，美國應該讓步」。若說美國不能同時一方面在太平洋援助英國，一方面在太平洋採取行動，史氏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曾經說過：「在日本與德義簽訂同盟條約後，迫使我们承認在這次戰爭之中有兩大壁壘對峙着，美國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如此一來，把援英這一問題撇開不談，美國在太平洋方面的地位，隨之大大的增強。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我們要與日對抗，我們增加了兩個盟友，第一個盟友——已被一般妥協論者所遺忘——是中國，雖然三年半以來，我們曾以許多原料供給中國的敵人的日本，——假使沒有這許多原料，日本在華作戰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國仍然站在我們一條線上。中國已經有了兩百萬以上的軍隊在戰場上，為我們作戰，他們已經盡了他們的責任……他們的佈置使得日本在華陷入泥潭之中……。

「第二個盟友是英國。在太平洋方面，最要緊的事就是美國的援英，但在太平洋方面，則是英國的援美。英美互助的重要關鍵就是美國利用英國的軍事根據地，一旦太平洋發生戰爭，這點與美國全部的戰略有着很大的利益。英美在太

平洋的島嶼，形成一個很長的直線以封鎖日本。英國在香港和美國在菲律賓馬尼刺的佈置，在襲擊日本循南海外徑航行的船隻上是兩個極有力的側擊據點。英國在新加坡的軍港（其同盟國荷蘭的軍事據點在爪哇西端的索拉巴亞（Sorabaya）也是一個極重要的防線。

「自日本與德義締盟後，日本的舉措使得我們下了決心來保護我們自己，日德義的勾結使我們警惕了在亞洲也在作戰，真正在歐洲進行的戰爭完全相同。日本外交「勝利」的實際影響就是逼得美國採取所有的重要步驟；這些步驟都是十餘年來日本外交所企圖避免其實現的。因為日本使世人恍然大悟到幫助日本即是幫助軸心，美國必將逐漸減少對日的原料的輸給……」。美國這種現實的遠東政策，其優點不僅在其堅強而且在其得策。這樣一來，我們的國際的道德漸漸鞏固，我們的意識與行動也相符合。九十八年以外我們對於亞洲只做了一些口惠而實不至的事。我們曾經向中國保證我們尊重她的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我們曾予中國以助力，使新中國早日實現。目前日本逼行我們實踐我們的保證，否則我們就要退出東亞。

「我們（對於遠東問題）只有一個可能的反應，即在太平洋上再不容許妥協，只要我們不懼怯，有胆識，我們這種反應是我們所應該有的」。

美國政府調高斯使華魯森使澳的動機是什麼？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就魯森來說，據發自重慶的路透電訊稱，魯森之調職，是根據魯森的思想人團聚的一念。目前他的夫人和子

女都在美國，因為美國撤退在遠東的霸權的原故，不能到重慶來。如果詹森調到澳洲去，則其夫人即可赴澳相會，以享天倫之樂。

至於高斯方面，據傳聞英國起用他使華，是由於國內外情勢演變所促成的。因為中國抗戰在國際上的重要性，英美雙方急於想把中國抗戰的效力提高。高斯有豐富的治事之才，而且在華多年的經驗，美政府起用他使華即由此種心理而決定的。還有一個較爲重要的原因，由於日本侵犯越南及形勢向荷印侵略所引起之太平洋糾紛促成高斯的使華。英美談判共同使用英澳在太平洋方面之海軍根據地的事，高斯全盤明白，他到了重慶，對告中國政府與英美合作應該是一件極有價值的事。中國與印緬已經進行了若干密切合作的步驟。

美國對此正在佈置抗阻日本南進的步驟，高斯到重慶，當然於此事有很大的利益。

上海的美國商人對於高斯使華亦表歡迎，因為他在中國住過最長的時期；並在上海當過總領事，在他此次使華任內，希望他能夠解決美國商務上許許多多的懸案。

關於由日本南進而激起的遠東新形勢，紐約論壇報曾作過一次討論：中國牽制了大部份的日本軍隊，這對於中國及他的友邦是一件極其需要的事。大陸報傳出上海中國商人以及金錫案的解釋，希望詹森大使仍然留在中國。詹森在華當過公使及其他外交官職，與各級中國人民交往過許多年，所以很能得到中國人民的歡心。該報說明中美的合作之漸趨密切，都應該歸功於詹森的努力呢。

(譯自本年二月十八日密勒氏雜誌週報)

英國人把大部份的時間消磨在拍
球和足球上；美國人消磨在壘球和
電影上；法國人消磨在地方政爭和
文學的派系上。

法國淪陷區域情形

(歐洲通訊)

朱寶賢譯

法淪陷區域內的情形，很難詳細知道，普通郵件，除掉印就的「家庭郵片」，可以交換生，死，疾病等家庭消息以外，簡直不通。出入淪陷區域也非有「特准通行證」不可。因此，淪陷區域內的實在情形，即使在法國非淪陷區域內也無從知悉。最近接到法國友人用特種方法從淪陷區域內寄來一信，說當地的政治情形很詳細。以下便是來信的譯文。

「這裏的經濟混亂情形，簡直一言難盡。去年五年間，這裏的大規模企業，工廠等在手忙腳亂中奉命南遷。當時並沒有整個計劃，當然沒有秩序可言。一大部重要機器用鐵道搬運的，至今還沒有着落；其他用較重車載的，在非常混亂中，都拋棄在公路上，聽其鏽壞。一大部分工人固然依照疏散計劃南遷了，可是絕對找不到工作做，造成普遍失業的現象。

德軍進佔後，北部的大工業，沒有南遷的，都被徵收，依照佔領當局的計劃，替德國製造。東部的鐵礦，也經德當局整頓後，重新開工出品。但是，焦土政策已將煉爐毀去；當地所有的煉爐七十九架，祇有六架沒有完全毀壞，現在尚能出品，北部的煤礦，現在的產額已同戰前一樣，但是礦產的工作時間已每星期三十八小時增加到五十二小時。紡織業也替德方工作；德軍進佔時收獲的存貨以及原料，為數

很為可觀。鐵路交通，都歸德軍事所用，徵收的車輛達五萬輛，機關大約五千輛，所以非軍事的交通，困難萬分。

工業失常，交通阻塞，逐漸造成失業，饑荒的現象。失業是很普遍的，加上食糧恐慌，燃煤稀少，更使一般人的生活有饑寒交迫的痛苦。德軍事徵收，已使食糧及日用品，不敷人民的需要。德人用馬克（一馬克合法郎二十）購買，再用較高的價格售出；這種舞弊的情形是很普遍的。巴黎的平民，大部分都在早晨六時以前到糧食舖前排隊等候，購買糧食。山薯已是很難買到，別的食品的困難，更可類推。有時德人前來，當然不必排隊，便直入購買了。當然，假定你有錢，生活情形又不開了。你每餐化八九十法郎，當然依舊可以在大餐館裏飽餐，應有盡有。人們說，這次法國人民最難是平等的，簡直是笑話。現在衣料可以說是絕跡了；以後要用購衣料券才可以買到化學品的料子；每人的絲襪也要一百法郎一雙，很難買得到。

這些瑣碎的情事，似乎是無端重要——德國在上次歐戰時，德國平民所受的痛苦，事實上更深刻——但是要明瞭目前淪陷區域內法民的一般政治意識，非先知道他們的疾苦不可。以階級來說，工人們都一致認為蘇聯是他們的友人。現在已沒有社會黨的工人；凡是工人都說：「蘇聯始終是助

我們的；吾人應逼讓聯工人的榜樣來奮鬥」。小資產階級呢？大部分仍希望高爾察將軍成功。假使詢問小資產階級在德國和蘇聯間選擇，那麼大部認可蘇聯，不願在德軍鐵蹄下生活。智識份子，大部份是贊成高爾察；其餘，希望蘇聯的援助，對於維琪的貝當政府，簡直不問不聞。所以仇恨德國社黨的統治，可以說是普遍的。

貝當等所謂「新革命」，「德法合作」等等，在淪陷區域——其實非淪陷也相同——並沒有民衆的背景。他所謂「新革命」，完全是開倒車的「天主教國家主義」的發現。他的今天一命，明天一法，倡得很像樣，以為這樣便可以救法國了。他們的口號是：「工作」，「家庭」，「到農村去」。工作呢，在巴黎一處，失業工人達六十萬，即使找到工作的，每星期至多能工作二十四小時至三十小時。現在，因為天時關係，工作更難找了。政府的工作計劃，預備化用爲幾兆法郎，但是沒有原料，材料，豈不是紙上談兵？家庭呢？維琪很鼓勵青年結婚，成家立業，給多子女的家庭種種待遇。可是，爲子結婚後便不准再工作。一面鼓勵成婚，一面又增加男子的負擔，豈不自相矛盾。即使人們結婚，生子育女，牛乳及糧食都不足應付，如何能養育呢？到農村去，固然很好。可是政府的苛捐雜稅，以及德軍的征收，已使農民不願將產物運市出售（運糧給，加上稅捐，使農民無利可圖）怎能鼓勵人們到農村去呢？這些且不說他，「德法合作」，我們在淪陷區域內的已是傾軋了；很顯然的，這祇是完全屈服的方式罷了。

法國人民，愛好自由的民族性，始終是存在的。希契在

法國成立法西斯政權或政體，當然很不容易的。維琪政府也未始不知這一點；因此政變們很想利用目前的時機，組織包羅萬象的一黨，作爲貝當們政權的政治實力背景。當然，共產黨無論如何，須加以排斥壓迫的。這所謂全國黨，現在進行中。主要人物，如台阿（Deat），佛蘭庭（Flanquin），陶利烏（Dorlot），弗洛殺（Frossard），馬蓋（Marquet），伯仇烈（Berger）等，用種種方法設法吸引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智識階級。但是這批人裏面內在的明奮鬥爭很烈，所以高唱全國一黨等等，事實上無非爲造成一種局面，用作包圍貝當罷了。最顯著的，是台阿與陶利烏間的暗鬥。

陶利烏很希望他的「法國人民黨」（Part Populaire Radical）成爲新全國政黨的基石；台阿却很想利用「共知社會黨同盟」（Union Socialiste Radical）的份子來操縱所謂新全國黨。現在，陶利烏的勢力，已比台阿稍盛。他在巴黎組織了所謂「法國青年團」（Jeune Fronte Guard），他的總部設在Chauchat-Byasse，完全效法德國的「希特勒青年團」，所穿制服也照沙，臂上纏上紅臂章，用白底藍十字作爲臂號，穿上皮長靴，很是像樣。這個組織是受德當局所特許的；事實上很替德方「爲虎作倀」。十一月十二日巴黎的特高爾派學生示威，和德軍發生衝突，這批所謂「法國青年團」反助德軍逮捕學生。那次學生被機槍掃死的十七人，受傷以及被逮捕的約三百人。這組織，事實上，並不能發生十分作用，因爲法國青年的個人自由性很重，對於這種「爲虎作倀」的組織，很少興趣。但是這組織的潛力很大，尤其因爲陶利烏在德人方面很有關係。在巴黎的工實業，現在

都正德方直接或間接管理之下。人們要找工作，非先得陶利為組織的介紹不可。因此，這組織對於青年失業工人的宣傳結果比較有效。這是個飯碗問題，並非對於陶利為的組織却有興趣；也有好多失業青年寧願失業，不願失志的。

最可以表現各方的意向的，是淪陷區域內的報紙，德軍進佔巴黎後，第三天就出版的法文報有二：一，是「晨報」(Le Matin)，主筆是賴伐的左右手羅敏(Luchet)；另一是「巴黎晚報」(Paris Soir)他的篇幅，報頭等等同原名「巴黎晚報」，一版無二。這些報，都是法國人自己編輯，受德方授意所發表的言論。

德人自己編輯的法文報，稱為「法國工作報」(Arbeit an France)。他的目的是在混亂法國共產黨人的視聽；所以他所表示的言論，表面上很是大談共產主義理論等，還聘請「人道報」(L'Humanité)的法律顧問福意生(Bodine)做助理員(福意生現已被「人道報」所排斥，取消他的法律顧問)。

台阿和陶利為的鬥爭，在他們所辦的報紙方面也可以推見。台阿的「工作報」(L'oeuvre)先得到德當局的允許發行。從辦報的技巧講，「工作報」確是不差；他的編輯人員大部分仍是原班人馬，所以體裁，諷刺畫，都很登聲有色。該報的社論，當然不用說；主張法西斯政體，頌揚納粹，攻擊共產黨以及特高爾派。對於維琪政府，當然也批評，稱貝當等保皇黨，反動思想太濃。他的意見以為治國的唯一救星是完全重做德國社黨。

陶利為的報，叫做「人民呼聲」(Le Cri du Peuple)作

實 驗 評 論 第 四 期 法 國 淪 陷 區 域 情 形

風又不同。陶利為吸收了幾位前共產黨人，例如：Gutten, Parat, Gimmus, Capron, Breuillet等。他們替陶利為辯護為什麼他不贊成共產黨參加「聯合人民陣線」等等，又替他大做共產黨理論文章，陶利為本人也時常發表言論。筆調語氣，很有部長身份，似乎預備入閣的模樣。(陶利為現已補員選為參政員)

我所以特別提出台阿和陶利為，完全因為這兩人是著名的騎牆派。台阿本是社會急進派的右傾份子，現在更彰明地數吹國家社會主義；陶利為原是共產黨員，現在更顯著的成為反動份子。他們的野心很大，但是實際上未必能發生任何作用。

此外，在淪陷區域內還有新出版的報紙兩種：一名「新時報」(Nouvelles Tendances)，是賴伐的機關報，發表的言論無非替維琪當局做喉舌(這是在賴伐在維琪的全盛時代，最近的態度，當然不同了)；另一報叫做「工業報」(L'Industrie Industrielle)。替代以前的「工業消息報」(L'Industrie Industrielle)。這是弗蘭庭的機關報，編制消息等還不差。

從階級鬥爭的立場說，這次貝當等的委曲求全，無非想保全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對於外禍，富順妥協，對於內在的敵人——無產階級——却用方法來消滅，共產黨當然是被絕對壓制的。對於工會運動，一方面用方法去壓制，一方面設法吸引民衆來擁護貝當政體。

總工會(C.G.T.)的總部，當然是取消了，但是支會還容許存在。青翟(Toussaint)，前總工會秘書長已被裝冷

Bois，貝當政體的閣員，最近已辭職，被迫告假。裴冷改組的工會，總執行部祇有四個人。總工會的會章已經修改了，取消階級鬥爭，認爲資本，勞工並非衝突的，而是存在的。關於勞資問題應組織混合委員會在政府指導之下，討論解決雙方利害關係的問題。

第二國際已是消聲絕跡了，一部分社會主義黨人已經倒戈，致貝當政體所吸收。(S. Langer, Paul Faure) 等人也主張在貝當指揮下組織全國黨。他們在淪陷區域內也發行一報，叫做「努力」(L'Effort)。大部份社會主義議員將來是都走上這條路的。

政容，政黨的活動，事實上並不代表民衆的趨向。在淪陷區域內真正有活動能力的，還是共產黨。主要的領袖被監禁的不少，中年的黨人大部分因爲俘虜了；但是新的組織，層出不窮。現在活動的，大部分都是青年，很少在二十歲以上的。宣傳品的多，簡直不能想像。總佔領軍當然也設法壓制，所得結果很有限。不說別的，被禁的「人運報」，被禁後已秘密發行九十五次。小冊子到處都有，討論共產主義理論的半月刊「共產主義開徵第三號」也是照常刊行。淪陷區域內的工人階內，到處都有標語；巴黎的地道牆壁上也時常有標語發現。共產黨的口號是：「建立自由獨立的法國」；政綱是：「聯結蘇聯，締結友好互助盟約」。

共產黨在工會的分會裏，潛勢力也很大，工會運動的本身，固然是被擊毀了。比較有力量尚存在的，還有鐵路工人，郵務工人，地運軍工人等分會，他們的出版物很受共產黨的影響。例如：「工人生活報」出版了幾期，他的內容很

亦化的。

淪陷區域內的人們，對於德國社黨，當然是一致痛恨的。但是對於德國士兵，却並不敵視。德國士兵對於人民也很表同情，在地道軍裏，德兵對於女性的尊重，對於法民有很好的印象。軍事徵收，當然使人民很憤恨；但是他們做得很有禮貌，使人民不免啼笑皆非。尤其是柏林的軍士以及奧國回籍的德兵，對於法國人民表示同情更爲真切。好多俘虜在德國的，都得到德兵士的幫助脫逃返法；在淪陷區域內的法國俘虜，每天脫逃的人數很是可觀。這現象是很普遍的；德當局也沒法禁止。比較上次歐戰時聯軍佔領德國的情形，德軍的行爲，大體上是不能匪非的。

廁所文學，最可代表民衆的意向。淪陷區域內，當然不是例外。這裏抄下最普遍的廁所標語，請你意會淪陷區內人民的一般意向：

「共產黨萬歲！無產階級們，一致起來，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擁護特高爾將軍，他是我們的救星！」

接着，便有人寫：

「荒唐，荒唐！我們的唯一的領袖是貝當，他可以救法國，以及我們的兒孫。」

旁邊又有人註着：

「瞎了眼睛的，這裏的「合作」你覺得很好嗎？打倒顧伐！豬生的！」

又有人寫：

「打倒台阿，打倒陶利烏，這批不要臉的東西！」

政治人物古今談

歐公武

一 英名相狄斯雷里遺事

英相資雅敏。狄斯雷里 (Benjamin Disraeli) 以一八七八年封碧康斯非爾侯 (Earl of Beaconsfield) 故又稱碧康斯非爾貴爵 (Lord Beaconsfield)。狄生於一八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薨於一八八一年四月十九日，爲維多利亞皇朝名相與格勒新東 (William E. Gladstone) 齊名，有一時瑜亮之譽。格狄不惟政見相左而性情亦格格不相入。格性嚴謹近於古典而狄則浪漫中帶幽默。格爲文尙宗教道德而狄則喜爲小說家言，代表作有孔涅斯比 (Coningsby) 成於一八四四年，塞比爾 (Sybil) 成於一八四五年，出克力德 (Fanny Hill) 成於一八四七年，並有其他雜作詩歌行世。

狄爲猶太人，其先居意國非拉拉 (Bari) 之先陀 (Coraio)，後徙威尼斯與證券交易致富。狄父名以撒 (Isaac) 習文，工吟詠，少游法好讀伏爾泰及盧梭之作。以撒至英初擬成一英法文學史，後以其繁瑣，遂棄之而作「文學奇談」 (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 一書，爲時所稱，英詩八編倫貴爵讀之每不忍釋手。狄侯克州筭表故亦爲說部名家。

清軍咸同英相柏德馬斯頓 (Amherst) 對我國態度異常傲慢。狄時在下院曾曰：「夫外交者行禮辭亦文，兩不可互易，須知中國爲禮義之邦也」格勒新東此時意見亦與侯

一致力指柏相借置失宜焉。(註一)

侯之蒙維多利亞女王聖眷也亦有所因。初女王王夫愛爾王 (Prince Albert) 薨，女王哀痛不已，爲之意朝者經年。狄在下院演說盛頌王生前之德，女王悅之。賜侯以王生前演辭之稿，並諭謝之曰：「朕悉細頌朕故王不禁涕謝。朕心雖傷然此已感無限慰藉矣」。

女王久欲得印度女皇之號，狄亦有尊之之意，以礙於國情，卒待至一八七五年。然此時非議者亦衆。狄侯果欲拖延，卒難違女王之願，蓋女皇 (Empress) 之號在英國人士耳目太染東方色彩所不慣聽者也。守舊者多謂：「皇帝女皇之號富有專權殺戮之意不宜用也」。狄宜稱，「女王」之號照常用於本國及歐洲大陸。「女皇」則對印度及服務印度之文武官員用之。維多利亞稱印度女皇後大排御宴，所有印度諸郡王所貢珍飾均佩戴之。宴後狄舉杯祝萬壽並致賀辭典雅異常，雖違常制，女王亦喜之且鞠躬答謝，其深愛如女子屈膝禮 (Courtesy) 焉。

狄對女王喜行小智，女王非不知之。某次因安撫愛爾蘭須威爾斯王 (卽後之愛德華第七) 親至愛一行途上疏請駕臨曰：「臣考二百年來王室無幸愛爾蘭爲時僅廿一晝夜耳。今親王殿下何不出狩。既可鍛練體魄復可効力朝廷真兩存其美之舉也」。女王許之諭云：「王太子出巡之費應由公家撥付公家

累股費用已多。此行純爲政治若云鍛鍊體魄則無欲至愛爾爾者矣。或問狄應付女王之術。狄曰：「不拒之；不爭之；間或忌之。」(註二)然則其力爭國法太子之事亦非無爭者也。

狄晚年更得女王憐眷。某次陸見，女王曰：「卿時染疔風其苦可知，不宜久立，可坐。」狄嘗聞杜爾比貴爵(Lord Dalry)首，某次帶病入覲，女王曰：「朝廷體制所拘恕朕不跪坐也。」

狄雖蒙特恩不讓遜不坐。女王居蘇格蘭巴爾摩(Balmoral)行宮嘗召侯，俟春秋已高不勝勞頓，遂病。女王命御醫簡納爵士(Sir William Jenner)診治。屢屢親至病榻慰問焉。

某日女王由溫莎宮賜侯蓮馨花(Primrose)一盒附塞利萊公主(Princess Christian)致狄夫人手諭一通，略曰：「王母頃交鮮花一盒囑請夫人轉交狄斯雷里先生，並謂，嘗聞先生最愛五月春花，故特賜供齊齋，務使一室光華云。此花爲溫莎宮產。」狄妻回書(必爲老爺捏刀無疑)略曰：「女王陛下懿旨經已遵辦。狄先生愛花如命，今得聖手遺澤更覺花香飄郁春氣盎然也。」

狄相畫獻所作小說與女王，女王亦報之以所作「高地生活記趣」(Journal of Our Life in Highlands)。狄自後於召對時每有：「陛下，吾輩著作家……」之語。女王爲之燭然而心喜之。

拿破崙第三皇太子曾在英倫島爾維治(Warwick)皇家武備學堂習武蘇魯魯事起，太子請趨赴南非洲。狄侯雖欲隨之而不可能，蓋礙於女王及法后友琴尼情面也。(註三)一八七九年六月太子被襲重傷葬於村郊。女王素愛法太子，自各不應許其從軍，遂欲以國禮葬之。狄侯以過使法共和國難堪

，且不合朝廷體制途上疏力爭，事遂不果行，女王不悅。輒觀之際，御容肅穆無言，侯曰笑容。侯不安，遂致齊宮中女侍愛利侯爵夫人(Mrs. Alcock)略曰：「余性若不孤獨則非有絕大同情不可。余一言一行苟有犯女王陛下聖顏者每爲之鬱鬱終日。今世除女王陛下，餘無所愛。夫人當知余此時心意爲何如也。」侯爵夫人以告示女王。女王謂侯至溫莎宮，遂釋前嫌。

柏林會議時狄侯年逾古稀爲欲得所謂「榮譽之和平」(Peace With Honour)不得不親至德一行。此次全權大臣除侯外尚有莎利斯伯利貴爵(Lord Salisbury)前十六載與俾斯麥會於倫敦。至是俾相亦鬚髮皓然而英銳果毅之氣猶存。狄侯以俄方強項大發雷霆謂英方併款實爲最後通牒。侯電奏女王有云：「臣知無論結果如何必不足畏，故聲明如不接我方意見則索性散會也。」後俄卒服。俾相事後會云：「老猶太，真利害」又云：「彼云代表英國其實彼即英國也。」狄未離柏林前二日與俾相並肩立一地圖前。狄侯指巴爾幹地曰：「公意此處爲殖民佳地否？」俾以目視侯默言不語。蓋狄已洞見鐵血丞相之肺腑矣。

狄侯歸，倫敦人士歡迎於茶院十字街鮮花旗幟光彩交映。下院議員，京尹，戚友及公爵數人均集。路上婦女紛紛獻花致敬。抵唐寧街相府則滿張紅錦揮毫奪目，女王御賜鮮花一大束亦預先送到。府外羣衆歡呼之聲不絕於耳。狄侯與莎貴爵至洋台答謝。狄曰：「余敢云余等已將榮譽之和平籌歸矣。」數日後狄入覲女王手賜一等貴爵勳章(Baronet of the Order of Garter)。狄侯跪受之。女王曾手諭侯曰：「除

在滿格勒斯東外全國上下無不欣悅也。」其幽默如此。

一八八一年英國。名社會主義者邁德曼(Henry M. Hyndman)訪侯。邁德曼侯小說知侯略有平民思想，欲借保守黨之力完成其工業法典。邁曰：「榮譽之和平爲一死方式。人民所喜聽者安逸之和平也。」侯時瞑目靜聽忽睜一目曰：「安逸之和平一語亦不壞」。語畢閉目微笑復問邁曰：「先生必有高論敢問何謂安逸？尙祈賜教以開茅塞」。邁曰：「安逸者，多食多飲，鮮衣，美飾，良教育，多餘暇均是」。

秋曰：「烏托邦夢也。公謂可行此政策乎？保守黨決不能助也。公欲有所行而大紳巨室起抗矣；公欲有所言而貴婦閨秀起難矣。夫英倫爲一變動遲緩之國，急則必難操勝算焉。」一席話如冷水澆背，邁空索然而退。保守黨之態度可見一斑。

秋侯老病纏綿，大漸之際，女王賜花慰問不絕，府外靜候消息者多人，至有欲輸血爲侯療者。一八八一年四月十九日晨二時。基德大夫(Dr. Reid)知強不保。時秘書處教貴爵(Lord Rowton 名柯理 Moontau Corry)執其右手。侯雙膝一動，口小欲言，繼復臥，遂薨。格勒斯東以政府名義擬國葬之於威斯明斯特新特納寺，後卒從遺囑葬於相亨登(Harrogate)與侯夫人之塚咫尺相望。女王爲侯立一紀念碑。像下銘曰：「紀念碧康斯非爾侯侯實雅敬。故主故人維多利亞女王立。」下鐫約聖書箴言第十六章第十三節「列王喜直言之士」一句。格勒斯東亦盛稱侯。勇果爾爲一代功臣若左季高之轉台文正公焉。(註四)

(註一) Siebel—The Life of Lord Beaconsfield, P. 116
(註二) Andre Maurois—Dumas, P. 198

(註三)據 Avizuljin Pion 所著友琴尼皇后傳 (Recollections of the Empress Eugenie P. 28, 229.)

則謂法后本不欲太子從軍，以太子強，不得不允，蓋本社諦爾 (Kerol Durval) 大會所記也。

(註四) 左宗棠嘗力詆甘國藩。曾卒，左以聯轡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石，相攻若金，總期無負平生」。

或云曾嘗以左姓字嵌聯云：「君子敦言高，與吾意見常相左」左對云：「藩臣多誤國，問他經濟又何曾！」

余謂此當時士大夫捏做以誣其趨避者。然兩人性情已畢現於辭句間亦一妙聯也。姑錄之以博一粲。

二 明奸醜態

清兵陷江陰劉良佐奉命招安謂閩粵史應元曰：「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稱禍爲福爵位當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

閩粵曰：「江邑士民咸謂三百年食毛踐土深戴國恩，不覺望風降附。應元乃明與史義不得事二君。將軍位爲侯伯，身擁重兵，進不能恢復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見我江陰忠義十乎！」良佐漸而退。翌日良佐復至城下勸降。應元曰：「大明有降將軍無降與史也。」發箭，良佐竄而去。

清兵陷江寧。洪承疇以內院大臣鎮之時人方知其未死。黃石公起義被逮至江甯責洪曰：「若豈洪承疇耶？如果洪承疇者則當年戰死，天子且爲祭九壇矣。若等因從北方來口不

鳴者則當年戰死，天子且爲祭九壇矣。若等因從北方來口不

見寬然道左着洪承疇碑而安得冒者名耶！」洪汗數致下幾不能仰面。吳江人兆奎字晉昌被執見洪曰：「先帝時有洪承疇者死於節矣今汝亦名洪承疇，一人耶，兩人耶？」洪曰：「汝莫問其爲一人，兩人，只做汝一人事！」遂斬之。又有金聲者以守孤城抗清師逮至南京。洪在京時固識金，欲勸降。金問洪曰：「識予否？」曰：「金正希胡不識？」洪復問金曰：「肯相償否？」金曰：「爾何人甲不識也。」洪曰：「我

洪承疇耳。」金叱之曰：「承疇登甲第，受神宗皇帝，莊烈皇帝深恩；歷重任，死松杏，先帝震悼輟朝；與祭九壇，賜蔭二子，仍留祭立廟，祀春秋；此我朝忠義之臣、何物么麼敢冒其姓名耶！」承疇首無語。陳以韓隨左慈第馬紹倫奉宏光命使清。陳通敵著北使記略以掩天下目。其文會記差官王廷翰見洪似有不安之色，含淚泣。余曰：「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惠夫人。」樹板洪也。

錢謙益爲禮部尚書，豫王多鐸陷江寧，錢入拜，向北痛哭。入問其故。錢曰：「我痛惜太祖高皇帝三百年王氣一旦廢墜。受國深恩能不痛心乎！」余謂錢有此一副急淚也。其醜。時文武官員爭往賀王，職名紅揭堆積如山。錢時諸臣咸至軍幣。錢之東帖寫：「太子太師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貢品有流金銀盃法郎銀盃各一。蟠龍玉杯，宋製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郎鼎杯各一進。法郎鶴杯，銀鑲鶴杯各一對。宣德宮扇，真金川扇，文陽金扇，戈奇金扇，百金比扇各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

聞錢寅謝尙爲最薄者以示清廉則其厚者可知，豈非醜哉！孫可望降清，永歷敗走緬甸爲緬甸會所困不得出。吳三桂

陝兵緝索帝甚急。會會弟狀兒自立遂大殺帝從臣，劫帝至三桂營。三桂入見長揖不拜。永歷厲聲問爲誰。三桂舉不敢對遂伏地不起。帝責之良久，三桂緘口若死。帝復曰：「今亦已矣。朕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歲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臣能任之。」永歷令之退。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挾之出，則色如死灰，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覲。

滿清入關，衣冠一仍滿制。降臣仍許東裝大服。朝分滿班。有進士孫之撰者山左人先難降。欲歸滿班，則滿員拒之。歸滿班則滿員以其難亦不容，遂羞憤上疏請歸。一陛下平定中國萬事更新而衣冠東裝獨存遺舊。此適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旋削髮令下而江南不肯薙髮者死如算。陳名夏探花及第授編修兼戶科，兵科給事中，李自成入北京名夏降。清兵逐李自成，名夏復降，官侍序之職。左順第奉宏光命使清，多爾袞命左順降，不從。左有中軍交天通者皆死，左杖斃之。遂被逮，下刑部。朝審之時多爾袞欲生之，問左右意。陳名夏曰：「若爲崇禎來可饒，爲福王來不可饒。」懋第叱曰：「若言福王是先帝何人？且若先報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與我說話。」名夏大慚語塞。（完）

三 一個準政治家

卓別靈是新大陸的電影滑稽明星。去年底，他的名片「大獨裁者」在美國放映，醜罵希特拉。

他一向的作風，是優詼優謔，令人捧腹的。可是「大獨裁者」却不盡然。全片需要二小時又七分映完，最後四分鐘，卓別靈作了一篇痛詆法西斯的演講，內容純粹是政治的稿

論。不但不滑稽，而且非常莊嚴。滑稽家變成政治家了。在藝術的觀點，美國人對這一表演，有「脫節」和「破格」的批評。

記得戰前個人用種種笑話來挑譏希特拉和戈林等等巨頭。對於政治的憤慨。卓別靈演「大獨裁者」的片子，主要的亦是採取這種冷嘲熱諷的方式。不過，為深惡痛絕政治的緣故，必有更其快快的痛罵一頓，才心滿意足，所以不惜改變作風，來一篇演講。

這篇最後的演詞，不過二千多字。卓別靈自家說，花了六個月手工去起的。四首說：

「鄙人雖無似，但願不願做一個皇帝。」其次說：

「生命本來是自由的，美麗的，但是現在，我們顯然喪失了自由與美質的生命。」

「戰士們，千萬不要身命命於獨裁的禽獸們，他們輕視你們；奴隸們；判奪你們自由的生命。」

「獨裁者不是天生的人類，不過是裝着機械的頭腦，機

械的心思的機器人而已。」

「我們只為一個新的，自由的世界而奮鬥。」

在一脫節一和一破格一的批評之後，卓別靈曾經發表一管簡短一反駁，他堅持，這篇講義是全片選擇的結論，並說這是對士兵們的，士兵正是「政治的犧牲者，而要打倒對裁政治，務須先瓦解士兵。這算是一種政治鬥爭的方略。」

我們閉起眼睛，想像這位大滑稽家，——短小的身材，日本式的編髮；穿着一對不合比例的大皮鞋；走着不字式的步伐；臉龐歪在一邊；手仗在空中打動。「大獨裁者」我們沒有看過，在報上的照片，滑稽家變成武裝的希特拉了！軍帽仍然是笨的，領帶和臂章上都有兩個X，代及納粹的卍字。我想：在這片子裏頭，德軍的鴉步亦必帶點八字式的樣子；軍靴亦必是特別大而合比例的；希特拉的指揮刀亦一定是空中打轉的。不是卓別靈，誰能夠給希特拉這樣諷刺的諷刺，這樣可恥的諷刺呢？

卓別靈真不愧為一個政治的批評家和宣傳家。（扼祺）

編輯後記

自奧克剛先生的「勝利之道」一書一出，我們不斷的接到許多讀者的來信，信極贊許。吳先生的所以令人佩服之處，就是他能夠將許多人所要說的話，以十足幽默的筆調，痛快淋漓的寫說出來，讀者無不稱快。吳先生在公司繁瑣中竟能把他「勝利之道」下篇寫完，自餉讀者，我們無任感激。法國屈辱之後，其在德人統治下之一般情形及其所謂維琪政府的内幕如何，我們那從來實賢先生譯寄的這一長信中悉之。朱先生現在日內瓦供職，今後必對本刊源源賜稿。本期我們蒙歐義伯先生投寄二三年來的中日貨幣一文，正合於我們的需求。此外如尤西賢女士特為本刊譯寄的「日本能作戰幾多時」，和納夢紹先生的高斯調變與太平洋局勢」都屬應時之稿，確能可貴。

